



淺談宋郭熙〈觀碑圖〉軸賞析與 修護紀錄

■ 郭倉妙
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傳宋郭熙〈觀碑圖〉軸，繪二人觀碑，右前方四人備鞍馬傘蓋於旁等待，表情豐富趣味，依據曹娥碑之典故，描繪曹操（155-220）、楊修（175-219）同觀〈曹娥碑〉並解開謎題的故事。因其畫作現況有礙展示且不利懸掛，故而列入重新修裱排程中，以期經由修護程序，改善目前狀況，並恢復精神，同時兼顧文物歷史訊息，盡可能保留原樣貌，以利後人研究賞析。

〈觀碑圖〉賞析

本幅作品為二色綾裱之絹本水墨（圖1），縱168.5公分、橫119公分，無款識，各裱件長度紀錄：天綾64.5公分、地綾33公分、上隔水19公分、下隔水15.5公分、詩堂40公分，天綾與天桿夾口處貼有卷雲型護角，樣式別緻。（圖2）觀其構圖可見三棵松樹繪於畫面主軸位置，將畫面一分為二，樹幹以卷雲皴描繪、樹枝與枯樹則以蟹爪枝法而作，因而被傳為郭熙

（約1023-1087後）所作。樹旁緊鄰一座鼉鳳馱巨碑，兩文人雅士立於碑前，手指碑體，似議論碑文內涵，其身後有枯樹山石點綴，畫面右下角有四名隨扈，或持杖、或持傘、或護馬，另有兩人相互對視、姿態生動，並備有兩匹黑、白駿馬隨侍在側。自畫面左側則繪有一座斜坡作為前景，斜坡上繪有枯樹及枯藤，下半部的斜角構圖彰顯流動感。



圖 1-1 宋 郭熙 觀碑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012



圖 1-2 宋 郭熙 觀碑圖 軸 局部



圖 2 天綾與天桿夾口處貼有卷雲型護角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 修復紀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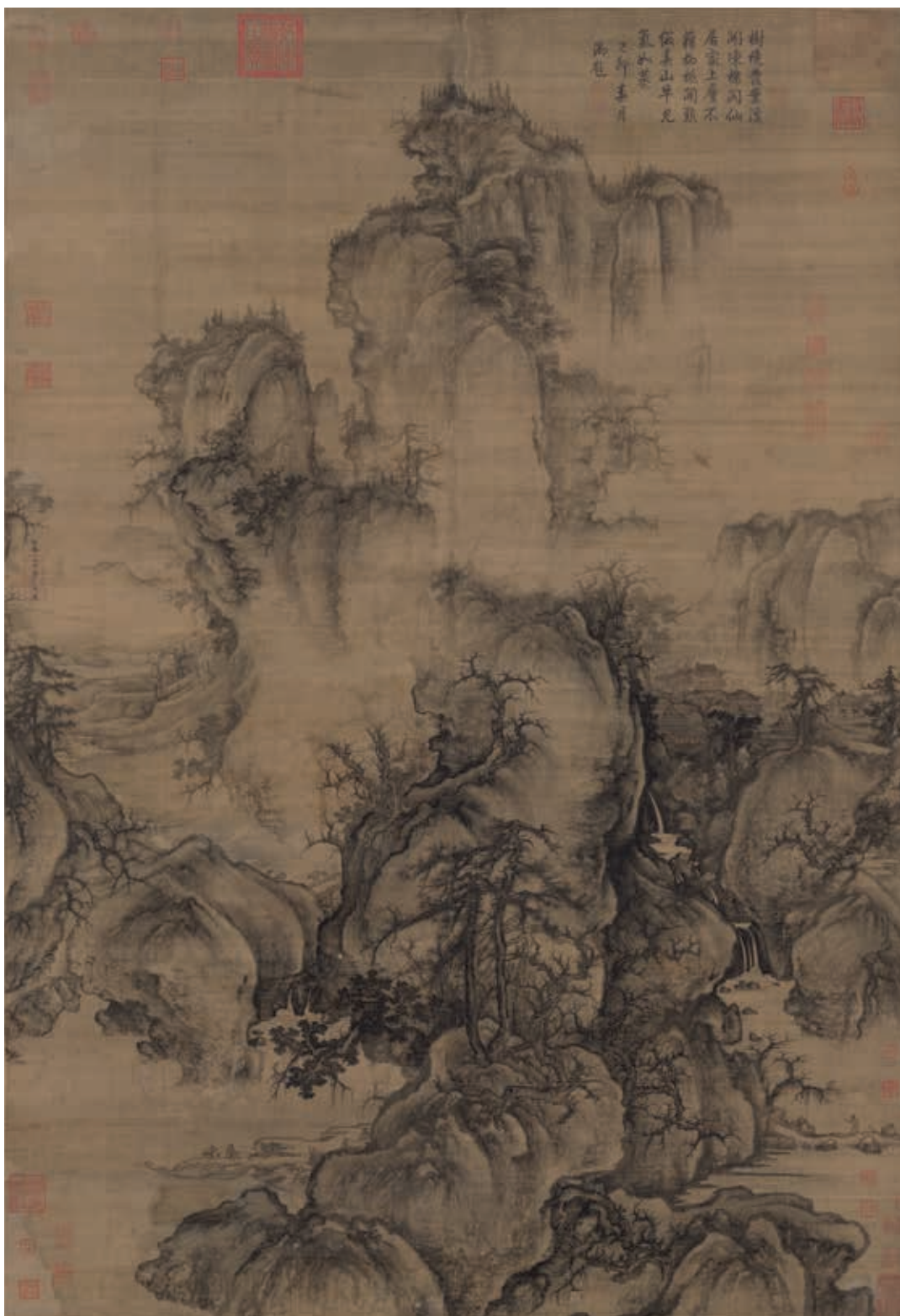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宋 郭熙 早春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053



圖4 左為〈觀碑圖〉局部，右為〈早春圖〉局部，比對主軸松樹之外型姿態。

再觀郭熙另一幅作品〈早春圖〉（圖3），此圖為巨碑式山水，以大山為主軸，前景繪有三棵松樹，與〈觀碑圖〉的松樹比較，可發現其樹群墨色呈現皆為兩深一淡，以墨色濃淡來區分前後關係，且樹外型姿態類似，雖運筆力度略有不同，樹幹筆直高挺，細枝低垂綿延。前者主軸松樹群之右側有一斜傾枯松，於〈觀碑圖〉中則以石碑替換（圖4）；另觀畫幅右側邊緣的淡墨松樹似〈早春圖〉同位置之松樹型有其相似之處，雖樹型尺幅與細部亦有差異，但皆為樹型分叉為兩枝頭延展的蟹爪枝法。（圖5）〈觀碑圖〉的運筆線條流暢度顯不足，墨色運用亦不似〈早春圖〉層次分明，然而兩者之構圖、樹型上亦能歸納共通的型態與樣貌。

提出李成（916-967）、王曉（十世紀）〈讀

碑窠石圖〉（圖6），同為觀〈曹娥碑〉之典故題材，發現兩幅作品運用相似布局構圖，如畫面左下角繪製的斜角土坡、石碑立於畫面主要位置、碑體後側的巨型樹叢，描繪轟轟的仰首神態等，皆有相仿之處。細而觀之，〈讀碑窠石圖〉中的石碑被兩棵松樹夾於其中，姿態柔軟，前松枯枝更自然地將石碑劃分為上下兩段。後松枝幹繞於碑後，使石碑更有立體感並產生景深，搭配濃淡有致的墨色與適當留白，顯得層次井然。而〈觀碑圖〉左側亦繪有一枯松，但其枝幹生硬地向碑前延伸，〈讀碑窠石圖〉中的枯藤與松樹氣根，在〈觀碑圖〉中則被以雙鉤的方式呈現，因線條不流暢使得氛圍感不似〈讀碑窠石圖〉來的濃厚，由以上可知，〈觀碑圖〉有可能是有所參照來繪製。



圖 5 左為〈觀碑圖〉局部，右為〈早春圖〉局部，比對右側松樹之外型姿態。

藏品保存狀況

此幅藏品的劣化狀況較多，其中最顯目是摺痕與缺損。畫面中存在多處深淺不一的摺痕，更甚者已導致絹絲斷裂，不僅干擾視覺感受，亦影響懸掛與觀賞功能。（圖 7）並且畫心有多處裂痕而產生的線型缺損，裸露下層的淺色命絹，多處縱向缺損並影響主題人物與碑石的呈現。（圖 8）再加上絹本以立軸方式捲收存放，故缺口邊緣部分畫絹已有浮起與空鼓之現象。（圖 9）再觀上部天桿與天綾連接處，亦有斷裂情況，導致掛軸懸掛時結構不穩定，因列為改善要點之一。

檢視立軸背面發現新舊摺痕交相出現，為了減緩摺裂情況，前人曾進行局部修護處理，於原覆背紙上黏貼各式新舊頂條。（圖 10）然而卻也延伸新的問題，因選擇的頂條材質過厚，導致頂條兩側再次出現新的摺痕。（圖 11）另外，本幅背面覆背紙遍布點狀大小不一的汙漬，呈橫向規律排列，由汙漬顏色深淺，可推測油漬汙染首發於畫心上半側，汙染後因捲收重疊，進而向上下延伸暈染，導致本幅多處汙漬之現象（圖 12），其中「乾隆御覽之寶」之印油亦滲透至覆背紙上。（圖 13）上述劣化狀況，透過後續重新修裱著手改善處理。



圖6 宋 李成、王曉 讀碑窠石圖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取自劉芳如，《遺珠——大阪市立美術館珍藏畫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21，頁32。



圖8 多處縱向缺損，影響主題人物與碑石的呈現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7 畫面中有多處摺痕與斷裂痕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9 缺口邊緣部分畫絹已有浮起與空鼓之現象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10 於覆背上前人黏貼各式新舊頂條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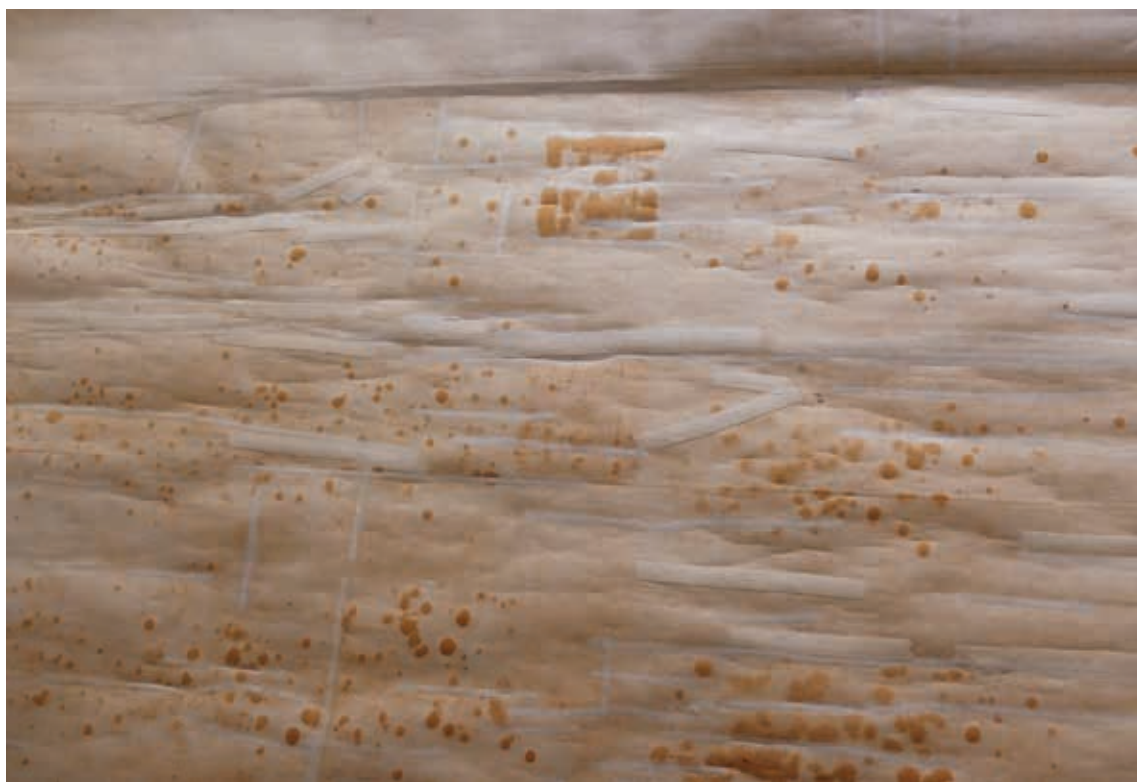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1 因舊頂條材質過厚，導致頂條兩側再次出現新的摺痕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12 本幅背面覆背紙布點狀大小不一的汙漬，呈線性規律排列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13 「乾隆御覽之寶」之印油亦滲透至覆背紙上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14 媒材穩定度測試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15 基底材酸鹼度測試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16 拆除地桿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修護歷程

在本次修復中將保留原本的鑲料，同時修復掛軸的裱料，使其與畫心一致，並保持原有的型式以期修舊如舊。同時，重新整理摺痕和損壞部分，調整掛軸背紙以確保其厚度均勻，並盡量維持畫面的協調與完整性。

根據修復前檢視、登錄和測試結果，制定以下修復步驟：檢視登錄與點測、拆解與清洗、正面暫時性加固、揭背、加托美濃紙與揭除正面加固、頂條、天地綾修護處理、鑲接各部分裱件、覆背、上板、題簽修護與裝桿。

一、檢視登錄與拆解

檢視立軸之保存現狀，初步作基本丈量，包含厚度與尺寸，同時也記錄觀察到的劣化情況，如摺痕、斷裂、磨損、空鼓、漬痕等。點測分為兩部份，第一部分為媒材測試（圖 14），旨在瞭解媒材的穩定度，經微量水份測試，得知墨色與畫絹結合度良好，遇水不暈；第二部分為基底材酸鹼值測試，沾溼試紙輕貼於畫絹邊緣處，數秒後拿起觀察試紙變化，此可見 pH 值為 5，本幅畫絹呈弱酸性。（圖 15）

首先進行拆解天地桿、天綾與地綾（圖 16），縮減修復時所需處理的面積，有助於後續修復進行時，在操作上更為安全與便利。而後再逐步分段清洗，畫心與天地綾分別正面朝上，並於下層墊數張吸水紙，以清水緩慢灑水潤濕，待其受潮柔軟，以撫刷排平，施加淨水溫和清



圖 17 以淨水清洗畫心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洗。此時紙張與畫絹中水溶性的老化及黃化物質將被帶出，清洗中過程中需不斷更換吸水紙，且時時注意作品狀況，清洗過後移至毛毯上晾乾。（圖 17）

二、揭除背紙

後續揭除背紙的過程歷時較長，需顧慮缺乏背紙支撐的畫心安全性，故而於畫心正面施以暫時性紙層加固穩定，待完成更新背紙步驟後，擬移除暫時性紙層。經由不同濃度之黏著劑於裱料上測試（圖 18），採用 3% 甲基纖維素凝膠來固定畫心，且不使畫面產生色差，並配合光面機械紙同步操作，目的在於固定絹絲，防止畫心於揭除背紙時絹絲斷裂或位移。（圖 19）

待正面加固乾燥完成後，著手進行揭背。（圖 20）揭背過程獲知，前人於畫心背後托以整



圖 18 正面加固黏著劑濃度測試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19 黏貼正面暫時性加固紙層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20 清除背面舊覆背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21 加托新背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張絹布，與畫心緊密黏合、相互依存，故而稱背後這層絹布為「命絹」。命絹後有托紙，其後為兩層覆背紙，故前人覆背層數與一般立軸不同，能清楚分解有四層托紙結構。由於命絹絹絲仍然完整堅固，且支撐著已磨損的畫心，故保留命絹，此將移除無法支撐摺痕的背紙層，並均勻保留一層薄纖維以保護命絹。

三、修復本幅

美濃紙為應用範圍極廣的日本紙，並常見於文物修護用紙。由於其紙力良好且輕薄柔軟，作為畫幅背面支撐的托紙層，視為良選。本幅作品縱向與橫向摺痕交錯，且橫向摺痕密集分佈，加托美濃紙除維護命絹與本幅之外，亦可為較淺的摺痕作支撐，減少後續頂條重疊機率。（圖 21）



圖 22 移除正面暫時性加固紙層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23 於摺痕處黏貼頂條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25 整體裱件經由方裁與翻邊，重新組合還原為原裝裱形式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加托完成後，待畫面穩定，即可移除正面暫時性加固紙層。（圖 22）接著針對結構中較弱的部分進行補強，例如摺痕、斷裂痕等狀況。藉由透光、側光、捲收測試等方式，標記出摺痕與裂痕之位置，黏貼紙條增強結構。頂條紙需挑選適當

厚薄的皮紙，評估衡量裱件目前厚度，選用 2.5 刃之美濃紙作為頂條紙材料。接著於背紙的背面黏貼頂條加強，藉由皮料紙條的強韌纖維，提供摺痕處良好的支撐。（圖 23）



圖 24 將本幅與原裱料修整後，上板繃平，以備後續重組接合。
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四、重組與覆背

本幅經清潔、更新托紙與頂條後，以相同步驟整理天綾與地綾，將裱件三部分透過托紙的選用，進而調整一致性的厚薄度。而後分別上板繃平，以備後續重組接合。（圖 24）將修護完成的天地綾與畫心進行鑲接，整體裱件經由方裁與翻邊，重新組合還原為原裝裱形式。（圖 25）

最後於裱件背面賦予新覆背紙，進一步將裱件背面的包首與覆背紙層貼合，此裝裱動作

稱為「覆背」。（圖 26）而兩層覆背紙則選用棉料單宣與楮皮紙，強化整體裱件的穩定度。覆背結束後上板乾燥（圖 27），最後完成天地桿的安裝。

結論

賞析〈觀碑圖〉的內容與風格時，不難察覺其細膩的筆法與墨韻濃淡之運用得宜。提出〈早春圖〉與〈讀碑窠石圖〉兩幅相關之作品與本藏品相互對應，得知相同繪畫主題有其共通的母題樣式，於不同時空背景下的作品，呈現相似的繪圖結構與物件樣態。

再審視作品保存狀況與前人修護痕跡，選擇修復材料的重要性，不適合的材料不僅無法解決問題，還可能導致新的劣化情況。此次修護計畫主要目的是為了改善文物原先劣化情況，並在展示時提供更舒適的視覺觀賞體驗，同時增加日後懸吊展示的安全性。在重新修裱的歷程中，秉持著保留文物真實性的原則，維持原始裱件的尺寸，盡可能維持藏品原貌，以利後人研究與觀賞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



圖 26 於裱件背面賦予新覆背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



圖 27 覆背結束後上板乾燥，四邊塗糊繃平掛軸。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